

話說北京牛街

改敬礼◎编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话说北京牛街



图书在版编目

话说北京牛街 / 改敬礼著. -- 北京: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4. 6

ISBN 9 - 786 - 512 - 62626 - 7

I. ①话… II. ①改… III. ①中国 - 当代 - 民间故事集
IV. ①I267

书 名	话说北京牛街
作 者	改敬礼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 发行部(00852 - 21962638)
总社地址	香港九龙弥敦道 208 - 212 号四海大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出版策划	葛风芹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印 数	500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 - 786 - 512 - 62626 - 7
定 价	3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zgwh.cn/>

我爱我的回回民族，
我爱我的北京牛街，
我爱悠久的牛街文化，
我爱牛街的父老乡亲。

——作者札记

序

老子曰：“知白守黑”，孔子曰：“温故知新”。牛街往事，虽为忆旧，却具新探。寓品德于历史文化、民族姓氏、饮食商业、语言民俗之中；在平凡中体现德、仁、诚、和、信、礼之牛街回族人文集萃。所述普通，所忆平常，所记浅陋；然所蕴真诚，所汇淳朴，所含艰辛；故能有感在心，有动在情，有慨在天。

文人忆旧，老人忆往，成篇累牍，汗牛充栋。此以凡人凡事展现民族文化，华夏文明，用微言大义剖析草民生活，殊为特色。

牛街回族，偏京师一隅，千百年民风不变，既传民族宗教之根本，又融中华乃至世界文化素养于自身，此即精髓。本书所述，乃牛街文化，其姓氏文化体现为仁、饮食文化体现为智、商业文化体现为信、语言文化体现为容、民俗文化体现为德、宗教文化体现为礼、胡同文化体现为义、历史文化名人与民间传说体现为贤，缺一而无法成就牛街之灿烂辉煌。

尚德、怀仁、虔诚、恭和、忠信、守礼，此皆品之高尚，文之褒词，多用于贵人贵事。今读是书，草民小事，娓娓道来，章书贯通，斯义油然而出，使读者凜然正襟，额首感叹。此，作者之佳构耶？我以为非。乃人性之良知，青史之纯化也。

拙凤斋主王大川
二零一三年元月

前言

北京牛街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之一，世界瞩目，从宋元年间回族人就在此“聚族而居”，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一九九七年十月，牛街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大小街巷被夷为平地，宗教环境破坏了，民族特色没有了，历史感消失了，尤其是世代在此安居乐业的穆斯林被遣散了，北京这条最具伊斯兰特色的老街如今已渐行渐远，面目全非。

牛街的回族原住民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早与这片土地形成了血脉相联的关系，他们是牛街地区历史文化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生灵活现的人就失去了风味，失去了光彩，没有了回族原住民就没有了牛街的灵魂。所以要对牛街这条古老街道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保护回族原住民应该是保护牛街的首要原则，有关部门理应要十分尊重回族原住民对牛街的感情，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是牛街历史文化的代表，没有他们，就没有了鲜红的血脉，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传承。而且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人际网络、传统的“熟人社会”、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是一份无比珍贵的社会资产。不仅使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工作得以低成本运行，而且维系着牛街千百年来安全与秩序，让这里的生活多彩、温馨、生动和充满活力。

牛街地区是北京宣南文化的发源地，经过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不断嬗变与融合，以回族居民为主体的牛街社

会一直非常稳定。不仅产生了独特的姓氏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和胡同文化,而且家庭邻里关系和亲戚宗族网络也构建的十分紧密,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层级结构和网状体系。人们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按照长期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秩序开展生产生活和宗教活动,规范自身的行为,使牛街一带始终是京城历史上的首善之区。

牛街文化源于宗教信仰,扎根于本乡本土、是“民有、民享、民用”的文化,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乎教法民意,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道德教化功能。它能够把所有的牛街人团结在一起,使重伦理、敦乡谊、敬老爱幼、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世代沿袭。营造了牛街社会积极向上、共同发展的健康态势,形成了敦厚淳朴的民风民俗,在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等各个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祖祖辈辈长期的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形成了固定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宗族与宗族、家庭与家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要素,维系着牛街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所以牛街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熟人社会”结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也是区别于北京其他街巷最为突出的特点。

十五年前的“拆迁上楼”以强制性的外力破坏了人们长期聚族而居的地域界限,打乱了牛街稳固的内在结构和体系,从根本上瓦解了牛街已经传承了千百年的乡里制度,彻底改变了牛街社会原有的居民结构。如今,牛街回族人口比例急剧减少,而且还在逐年继续流失,随着其他民族人口无序的不断涌入,回族已经成了牛街地区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曾经极具特色的“回族聚集区”蜕变成了一个回汉杂居的社区,这难道就是牛街的拆迁改造所要达到的效果吗?我

们不得而知。人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有些负面的影响和实际问题,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就会摆在人们的面前。不同民族相互之间的宗教信仰、饮食习惯、民风民俗、文化认同不可能完全相容,难免会因此发生冲突以致碰撞。牛街礼拜寺保护的再好,如果没有了“围寺而居”的回族人口,也不过是一座披着华丽外衣的古建筑物。有关部门理应有所作为,未雨绸缪,或者制定地方性法规,对牛街现有的回族人口加以保护,如果任由他们继续流失,或许用不了多久,牛街礼拜寺这座千年古迹也许有一天终会沦为仅供人们参观游览的景点,古老的北京牛街也终有一天会消逝殆尽,这并非危言耸听。总之,牛街拆迁的初衷或许是积极的,但造成的恶果已经凸显,影响也将是极为深远的。

如今古老的牛街风情连同老胡同和许多回族原住民都已消失,难觅其踪,我也只好靠敲击手下的键盘来深情的回忆他们了,并借此纪念十五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牛街“拆迁”。

作者于京南大兴

目 录

序	1
前 言	2
第一章 牛街的历史沿革	1
第二章 牛街的姓氏文化	6
牛街的姓氏“小说”一览	13
第三章 牛街的饮食文化	47
清真三轩之首——“两益轩”	52
“同和轩”的兴衰	55
“西来顺”和褚祥	61
牛街的饮食摊点和风味食品	63
牛街的传统清真小吃	78
第四章 牛街的商业文化	80
牛街里的商业网点	80
牛街的屠宰业和养殖业	83
牛街的菜行和果行	92
牛街的珠宝玉石业	99

廊房二条回民玉器铺一览	105
牛街的医药和教育	124
第五章 牛街的语言文化	130
第六章 牛街的民俗文化	136
第七章 牛街的宗教文化	146
牛街回民的斋月	147
牛街回民的丧葬礼仪习俗	159
第八章 牛街的胡同文化	170
曾经的牛街小胡同	172
消失的输入胡同老住户	176
消失的小寺街老住户	179
消失的牛街两旁老住户	183
消失的春风胡同老住户	186
消失的沙栏胡同老住户	189
消失的牛街三条(丁家胡同)老住户	191
消失的吴家桥头条老住户	194
我的“官茅房”情结	197
第九章 牛街的历史文化名人	200
第十章 牛街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217
马晓合的故事(两则)	217
龙凤木的传说	223
白顺宇的传说	228

王伯楼阿訇的传说	238
掌教阿訇巴大师	240
《明史》和纱灯老人的传说	241
牛街奇人林古松	243
哈密奸细案	244
王浩然与“清真古教”大匾	248
王浩然怒斩甄小六	250
“狐仙巴巴”的传说	252
祸起洪福寺 喋血赵家井	257
康熙微服私访柳河村的传说	261
 第十一章 牛街东寺考	264
一己之见,欢迎商榷	264
 第十二章 牛街人物志	282
缅怀王孟扬伯伯	282
常子萱先生生平	286
常子春前辈生平事略	289
孙绳武先生的一生	294
李廷弼和夫人王蔚华	297
经学泰斗—王崇明	299
牛街好人刘正富	301
 后 记	306

第一章 牛街的历史沿革

二零一二年,我国的一个遗传基因研究机构来到牛街进行采样调查,在牛街礼拜寺里随机挑选了四位乡老,其中包括寺管会主任韦春节。几天以后,血缘测定结果表明,四人当中有一个具有阿拉伯血统,一个具有波斯人血统,另两个则是突厥人的后裔。另一个鲜活的例子是,曾住在牛街东大胡同的米万常老人,因病到医院诊治,由于需要输血治疗,在对老人进行血型测定时,竟意外发现老人的血型是国外少数民族稀有的“熊猫血”。所以说明,牛街的回族人尽管来源具有多样化,但他们中的许多家族都是中亚、西亚或阿拉伯人的后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些牛街人至今还保持着色目人“深目高鼻”的外貌也是另一个佐证,说到这里,不能不说一说牛街的历史沿革。

历史上的牛街,其地理位置处于唐朝的幽州藩镇城、辽代的南京城、金代的中都城之中。明代,曾被称为“牛肉胡同”、“礼拜寺街”。牛街这个名字始于清初,在刊行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日下旧闻》中,就已有“牛街”的地名出现了。

自辽代起,牛街一带就有穆斯林开始聚集。《契丹国志》卷二十二记载:南京“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从广安门外的甘石桥到东部的烂漫胡同是当时辽代的檀州街,牛街就处在檀州街以南的位置。当时商业活动甚为繁华,到这里进行商品交易的不仅有本地人,还有很多来自西域的商人,尤其是回鹘人来的最多。辽开泰九年(1020),朝廷与大食国结成联姻之邦,

更多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商人不断东来,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逐渐在牛街及附近街巷滞留并定居下来,成为牛街最早的回族原住民。



图1 牛街礼拜寺门口的阿訇和小学生(童子军)



图2 牛街“同和轩马”家老宅

金代时,牛街成为中都敬客坊、康乐坊和铜马坊的一部分。为了营造宫殿,建设园林,人们自东向西把西湖(莲花池)的水引到了中都城里,流入柳河,牛街以西的“吴家桥”就曾是一条河的流经之地。到了金末元初,开始出现了“柳河村”这个地名。也有人称为“冈上”。

元代时,西域等地的各民族军士随蒙古军队西征攻陷中都,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下诏,令他们“随地入社,与群氓等”,许多色目人军士就定居于此,并和当地的一些汉族妇女组成家庭,逐渐在牛街形成了回族聚集区。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多利用色目人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色目人又多是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细亚的西域回回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有着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以这些聚族而居的穆斯林就在柳河村附近的高岗上修建了一座进行宗教活动的礼拜寺,成为这个回民聚集区社会活动的中心。牛街礼拜寺里现存的两座建于元代至元时期的筛海(伊斯兰教中的长老)坟就是牛街

礼拜寺创建年代的佐证。按照世界各地穆斯林的通例,凡有清真寺的地方,必有大量穆斯林聚族而居,到了元中统四年(1263),这个河水潺潺、绿柳掩映的“柳河”已经形成村落,据史料记载,当时有回族居民两千五百九十三户,人口达万余。元代在柳河村以北建好新城(元大都)后,元帝下诏令旧城内的有钱人和身居高位者迁入新城,使柳河村仅剩下了穷苦的平民百姓,这里日渐荒凉,成为郊野。

明代,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占大都,牛街回族居民的数量有所增加。据《冈志》所载:增加者多来自山东、江南等省,“由燕王(朱棣)之国,护卫军僚,多二处人故也”。这些来自山东和南方的西域回回军人,在明王朝建立之后解甲归田,也定居在北京内城的东四、西四牌楼两边。其中也有很多人携家眷来到牛街,因此,有些牛街人常说自己的“祖先是揪着龙尾巴来的”。

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清朝廷为了“拱卫皇居”,规定满汉人民分城而居,多尔衮下令驱除了北京内城“东西两边”的非满人于城外,大批回民又重新聚集于“冈上”,使昔日荒凉的“冈上”,一变又成为了“万家灯火”的回民聚集区,在这里居住的回民曾多达七千多户,三四万人,其中有不少达官显贵、名门望族居住于此。牛街是清代外城西城宣南坊的三铺四铺,清政府在牛街路西设立了步兵统领所南营守备署,它的原址后来成为宣武区回民小学(二附小)。

所以,综上所述,作为北京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街道,在牛街安家落户的回族原住民有的已经长达七八百年,甚至更长。首都图书馆收藏有清代乾隆年间的文人钦善著有《吉堂文稿》一书,其中有一篇珍贵的史料《宛平改氏世系表传》,就有作者的先祖色目人改住,自六百多年前的元代,从“天方”东来,以固有的穆斯林信仰最后融于中华回族大家庭的记载。可见自元代开始,改氏家族就定居在北京,是历史上最早的牛街穆斯林住

户,至今已繁衍至二十四代。

由于回民有“聚寺而居、聚族而居”的特点,所以牛街礼拜寺像个强大的磁场,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吸引来了很多回民。如前面所说,明代永乐初年,随明成祖朱棣自江南来京的回民就有很多。牛街的“水西门刘”“大顺堂梁”、“九如堂沙”等许多家族就是从南京迁来的、“驴子孙”家是从广东来的、而“爆肚满”“临清洪”是由山东来的、“北坞何”与海姓、宛姓则是从河北大厂一带来的。其中就有很多家族是西域回回人的后裔。



图3 牛街羊肉胡同东口街景

第二章 牛街的姓氏文化

过去，回民家里娶妻生子、生老病死以及乡里纠纷、民事诉讼都离不开礼拜寺，所以牛街人的居住特点，一是都住在礼拜寺的四周，二是居住地稳定，不轻易搬离，三是私人的深宅大院较多。基于以上几个特点，就形成了牛街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人们不仅对房前屋后的街坊四邻、而且对每条街、每条胡同、每个门里住有姓什么的人家几乎都很清楚。甚至有些久居在牛街的老人，还能把这一家人的原籍、来历、职业、甚至家庭成员的姓名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在牛街尚未拆迁前，这些牛街的老住户，几十年、甚至数百年都安居于此，这在牛街的所有街巷胡同里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固定的居住模式，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且相同的宗教信仰、共有的民族习俗具有传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邻里之间形成了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和互助互济的保障机制。人们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都自律遵守着一套稳定的道德体系和善恶标准。不仅偷盗、赌博、吸毒、斗殴这类社会丑类现象极为罕见，而且一些影响家族名誉的言行举止由于怕受到街坊四邻的鄙视和耻笑、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约束。历史上的牛街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一方面宗教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日常行为构成制约，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规范也形成了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所以这些老牛街居民不仅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和谐相处，而且“父一代、子一代”世代传承。